

清代宁夏籍湖广提督俞益谟 《青铜自考》 卷十一校勘札记*

□马 丽, 田富军

摘要: 宁夏广武营人俞益谟, 其著作《青铜自考》有抄本和刻本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本三种版本。本文将对《青铜自考》刻本、抄本作整体比较, 重新确定抄本的成书年代, 并以康熙四十六年刻本十一卷为底本, 对照抄本 21 ~ 22 册进行篇目和内容的校勘, 并对两种版本共 34 处异文进行了考辨。

关键词: 俞益谟 《青铜自考》; 刻本; 抄本; 校勘

作者简介: 马 丽 (1983 -), 女, 回族, 宁夏石嘴山人,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文字与训诂); 田富军 (1973 -), 男, 回族, 宁夏灵武人, 宁夏大学民族预科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写作学。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 宁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重点项目, 项目编号: (E) ndsk09 - 2。

俞益谟 (1653 ~ 1713), 字嘉言, 号澹庵, 别号青铜, 清代宁夏广武营 (今宁夏青铜峡) 人, 官至湖广提督, 有文武才, 其最重要的著作为《青铜自考》。目前所知《青铜自考》有康熙四十六年 (1707) 刻本 (以下简称刻本)、抄本 (以下简称抄本) 及台湾中央研究院本三种版本^[1]。刻本全书凡 12 卷、1113 篇、33 万字。

因台湾中央研究院本目前无法得到, 故本校勘札记在对刻本、抄本作整体比较的基础上, 主要以康熙四十六年刻本第十一卷为底本, 对照抄本 21 ~ 22 册进行版本和内容的校勘。

一、刻本与抄本之整体比较

刻本: 12 卷, 线装, 12 册, 2 函, 馀庆堂编辑, 9 行 20 字, 白口, 四周双边,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前有俞益谟“青铜自考叙”, 叙后有“俞益谟印”阳文印章一枚, 另有阴文印章一枚; 后有王基手写体“跋”, “跋”字下有椭圆形章一枚, “跋”后有阴文印章二枚, 其一为“王基之印”。全书每卷正文第 1 页右下角都有“燕京大学图书馆”阳文印章一枚。

全书叙、总目、跋自编页码，内容分卷编页码，其中，1~7 卷为目录连同正文按顺序统一编页码，卷七出现“又四”页编码，即有两个 4 页，从第“五”页往后编码正常。8~12 卷目录和正文各自编页码，十二卷出现“又三十二”页编码，即有两个 32 页，从第“三十三”页往后编码正常。第四卷 89 页、第六卷 32 页的前半页中间空隙都有一竖排的约 1cm×5cm 的红色花纹。第六卷 1~58 页都用红笔句读过。第九卷目录最后两篇是《复甘肃李提台》和《复镇筴雷镇台》，但均已涂黑，且正文中没有这两篇文章。

抄本：线装，24 册，4 函，9 行 20 字（《清代宁夏籍湖广提督俞益谟著述考》作“9 行 18 字”^[1]，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馆将版刻年据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序确定为康熙四十六年，误（下文论及）。前有俞益谟“青铜自考叙”，后有王基“跋”，但“跋”前后均无印章，仅有“国立北京大学藏书”印^[1]，跋无页码标志。而且可以看出“跋”和刻本王基手写体“跋”字体不同。抄本中间笔迹有差异，应是文章字数较多，抄写由多人分工，每人负责抄写一部分完成所致；页码标志时有时无，应是由于抄写工作多人分配完成，有人抄写时疏漏所致。而且有无页码标志，一般都是变换抄写者（笔体有变化）时出现的，看来更多的是因为抄写者的习惯问题所致。抄本有多处抄写错误，后在错字旁边又将正确的字补抄。第 20 册 68 页最后两行没有抄，疑为抄写者匆忙间漏抄，因为从 69 页开始字体变化。

下文凡“卷”均指刻本，凡“册”均指抄本；两种版本篇目差别详见下表；抄本有刻本所无的篇目（即本文所言“缺文”），凡未标明在刻本中具体位置的，皆应位于刻本每卷的最后位置，即应补于刻本每卷最后一篇文章之后，且按整理表中的篇目顺序排序。

刻本与抄本之篇目、页码标志对照表

刻 本 卷 别		抄本册别	刻本有抄本无的篇目	抄本有刻本无的篇目	抄本页码标志
青铜自考叙		青铜自考叙			无
题奏条议	卷一	1、2 册			页码由卷一目录开始标起 48 页后标志无
	卷二	3、4 册			目录与正文连续编页码至 3 页后无页码标志，后又有 45 至 46 页编码，后又无
	卷三	5、6 册		《请旨入禁》（“禁”在正文中是“觐”，从上下文内容来看当为“觐”，是觐见的意义）《降革土司例》《请更失鞘处分》《军政自陈》《军政谢恩》《特参违例擅兵备弁》	91 至 99 有页码，其余无页码标志
咨呈移会卷四		7、8 册		《记名同籤》《民苗仇债免拟疎防》（“疎”在正文中是“疎”，“疎”即“疏”，异体字）《参陷兵隐讳镇备》《奸民恣肆应否题报》《奸民诱拏应否分别议处》《凶苗捉人武职例无参处》《凶苗潜匿发兵协拿》	两册只标有“百十五”一页，其余无页码标志

(续表)

檄行文告 卷五		9、10 册		《酌定护解饷鞘则例》《城苗捉杀起衅》 《严飭训练》《谕练军实》	两册均无页码标志
启 集	卷六	11、12 册			两册均无页码标志
	卷七	13、14 册	《致湖广 喻制军》		两册均无页码标志
尺 牋	卷八	15、16 册			两册均有页码标志,目录 自编页码,正文共 78 页
	卷九	17、18 册		《复戴汝兆》《致谢管蕴赤》《致雁平李 梅崖》《致都察院于振甲》《复神木王绪 光》《复太原孙太守》《致原任甘藩司》 《致同舍友生》《致赵镇台昆仲》(“致” 在正文中是“复”,从上下文内容来看当 为“复”)《致雍二玉》《致毛平阳》《致 王云从》《祝施逸园》《复冯象周》《复雁 平李东菴》《致河间吴协守》《复云从王 镇台》《复克恭孙二府》《致叶兰亭》《致 王梦渔》	两册均无页码标志
传记引 卷十		19、20 册		《重建悬常德提署御书坊额恭纪》 (“恭”在正文中是“叅”,即“参”,从上 下文内容来看当为“恭”,是恭敬的意 思)《圣水泉记》《潞砚记》《筹苗续笔 致会审苗案钦差督抚诸公》	19 册有页码,目录有页码, 20 册 75 页之后则不再标 志页码
序祝祭文 卷十一		21、22 册		《路程便览序》《灵棋经序》《祭原任浙 闽制军刘太翁文》(“浙”在正文中是 “浙”,从上下文内容来看当为“浙”,是 浙江的简称)《祭台湾王镇台文》《祭太 原马镇台夫人文》	21 册无页码,目录无页码, 22 册从 61 页开始有页码 标志
诗词对联 卷十二		23、24 册		《祝刘太翁八袞荣寿(五言古)》《己丑 春仲游桃源洞即事》	两册均无页码标志,目录 无页码
小计			1 篇	48 篇	

抄本 17 册“补遗”目录中有《复镇箬霜镇台》和《致镇箬霜镇台》两篇,正文中却都是雷镇台。某镇台这里是指人物,应为“雷”字,“霜”字是笔误。另外,目录中《致镇箬霜镇台》后的第 6 篇和第 13 篇题目都是《致镇箬雷镇台》,更可证“霜”为“雷”字笔误。刻本第九卷亦作“雷”镇台。

第十卷 54、55、56、61、66 共 5 页,页码显示是第九卷,内容也和第九卷完全相同,应是误将第九卷相应页装订在了第十卷。抄本正确。第十二卷缺文在抄本中位于《强吟诗集》之《题赠孝女徐氏闺秀为继母刲骨》与《踏青词》之间。从上表可以看出,《青铜自考》12 卷中,刻本有抄本缺的共 1 篇,抄本有刻本缺的共 48 篇。

二、刻本、抄本先后顺序及用抄本校刻本的意义

(一) 由于抄本与刻本一般著录均为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表面上很难判断二本孰先孰后。但通过具体卷册中的行文和落款,可以清楚地看到《青铜自考》刻本在前,抄本在后

1. 刻本第七卷《启集·中秋启集·致湖广喻制军》抄本无。从形式上看,此文位于刻本卷七中44页的后半页和45页的前半页,加起来正好是一整页,而抄本上正好就是缺这一整页的内容,且前后内容不连贯。如果把这一整页加上,则与刻本的这部分完全一样。由此可知抄本是以刻本为底本抄写,并且誊抄时将两页叠在一起翻过,故而抄本较刻本少《致湖广喻制军》一文。

2. 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刻本所缺篇目均为抄本后来补录在刻本每卷最后一篇文章后面的。第十二卷中的缺文《祝刘太翁八袞荣寿(五言古)》和《己丑春仲游桃源洞即事》在抄本中位于《强吟诗集》之《题赠孝女徐氏闺秀为继母封骨》与《踏青词》中间,看似不是在刻本该卷的最后面。仔细一看,因为这两篇都是诗,抄本按照文体来编排,把缺的这两首诗抄在了刻本中诗的最后面,使诗全部在一起,后面统一誊抄词和其他文体的内容。

3. 由抄本中一些补抄文章的明确时间标志可以看出抄本在后。如抄本6册《军政谢恩》一文的落款为“康熙四十七年正月二十日”;《特参违例擅兵备弁》一文中“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十四日题。本月十六日奉旨”等字样;抄本24册《己丑春仲游桃源洞即事》的“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而刻本的落款最晚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

4. 卷五《扣饷之禁》“尚不足赡养家办,办备草料”句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有一方块写着“办”字的小纸片覆盖在原文的“口”字上,而抄本是“尚不足赡养家口,办备草料”。刻本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为抄写者在抄刻本的时候发现刻本将“办备草料”的“办”错刻成了“辨”,便用小纸片手写“办”字贴在“辨”字上,却不小心贴在了原文的“口”字上,使刻本出现了“尚不足赡养家办,办备草料”这样无法读通的句子。相反,抄本中“尚不足赡养家口,办备草料”却是语意通畅的。从这点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抄本是以刻本为底本抄写的。

综上所述,抄本是在刻本之后对其进行抄录和补充的,且抄本的最早成书年代应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最晚应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俞益谟去世前。因为抄本所补充内容的位置(特别是24册中补充的《祝刘太翁八袞荣寿(五言古)》和《己丑春仲游桃源洞即事》2首诗的编排位置),以及用粘贴抄了字的小方块纸来改正刻本的内容这些问题肯定要征得俞益谟的同意。北京大学图书馆网上善本书登记附注中所注的抄本版刻年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是错误的。

(二) 对照抄本校刻本的意义

1. 抄本与刻本二者年代相近,且此时俞益谟还在世,关于抄本的抄录必有俞益谟自己的意见,因而可以断定抄本的内容可信。例如刻本第十卷误装订了第九卷的5页内容,抄本却是正确的。如果当时抄本所依据的并不是今天所见到的那本唯一的刻本,而是装订正确的别的刻本,那么至少可以用抄本来校正今天遗留下来的刻本的孤本,否则第十卷这5页内容就无从知晓了。如果当时抄本所依据的刻本本身就是装订错了的,那么说明抄本并没有一味地进行抄录,而是对其进行了判断后纠正了。另外,从下文对两个本子的第十一

卷（21、22册）进行的详细校勘中确实发现有抄本正确刻本错误的情况，由此可知，用抄本对刻本进行校勘是完全有价值的。

2. 刻本因年代已久远，原书纸质脆弱，很多字现已模糊无法辨认，有一些地方都已经破损。抄本书芯纸质较硬，且每页纸内都有衬纸，因而保存完好。用抄本校刻本，比较抄本与刻本所存在的异文，可以对这些疑难字进行辨认，更可以通过对内容的分析、文字的辨析，来考证和判断两本孰是孰非。因此，抄本对刻本可起到补充和校勘的作用。例如，卷五《查取舆图》中“陆路里数按以四尺五寸为一步”，原文“按”字破损，此据抄本加；《体仁遵谕》中“夫以每银一钱，出则必轻四五厘”句，原文“四五”二字破损，此据抄本加。

3. 抄本成书年代晚于刻本，且所录内容对于完整理解刻本的内容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三、四、五、九卷，通过抄本后补的内容，可以更多地了解俞益谟康熙四十九年（1710）休致前的有关事项，对于准确理解刻本并对其进行标点、注释、校勘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例如从6册《降革土司例》中可以看出俞益谟对削弱土司势力的一些非常正确的认识，以及第二、三卷中关于抚剿红苗及对待土司的一些问题可以参照着来读；从《军政自陈》中可以看出康熙对俞益谟的信任，也可以看出俞益谟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间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项，亦可参照其他文章来理解。

可见，用抄本对刻本进行校勘是大有裨益且非常必要的。

三、《青铜自考》十一卷与21~22册之校勘札记

由于时间有限，除对第十卷、第十一卷与19~22册全部校对外，其余卷数只校对了目录和正文中的标题。本文以第十一卷与21~22册为例，进行详细地校勘。

（一）篇目与内容校勘

1. 《祭兴汉曹镇台文》一文，刻本“余厕雁门，秀山以侍卫授任利民路参将，余觐其器宇端静，意量恢弘”一句，在抄本中此句则无“余觐”二字，且此处空两格。疑为抄本抄写脱漏或本欲对刻本文字有所改动而未果。

2. 刻本《寿宁夏叶镇台序》有“此其事如松柏然托根天地”一句，抄本中无“如”字而为一空格。联系上下文，此句是以“松柏托根天下来”比喻“其事”，故刻本正确，应有“如”字。

3. 刻本十一卷正文13页和14页、29页和30页的内容在抄本中颠倒。从内容上来看，显然刻本正确，抄本误。原因应该是抄本这4页都没有页码标志，装订时顺序颠倒了。

（二）异文

本卷刻本与抄本中存在的异文数量较多，其中有很多属于异体字、古今字或俗字的关系，如“曾”“徵”“策”“袍”（常将“衣”旁作“示”旁）“鬼”，属于异体字与古今字的有冰—氷、競—競、參—叅、乘—乘等等。将这些异文除外，笔者将本卷异文作简单的分析。

就第十一卷和21~22册校勘后我们可以看出抄本正确、刻本误的地方只有一处《寿山西倭抚军序二》刻本“尝闻大臣之寿，国家之气运攸关，苍生之体煦攸系”句，“体”抄本作“休”。体，《汉语大字典》注有三义：同笨；狱名（音脆）；體的简化字。^[2]休，《辞海》：“（xǔ）通‘煦’。以气温之。《考工记·弓人》：‘夫角之本蹙于𦣻（脑）而休于’

气。’贾公彦疏：‘言角之本近于剡，得和煦之气于剡。’”^{[3]2588}从上下文可知刻本误，抄本正确。

以下皆为刻本正确、抄本误。

1. 《太上感应篇图说重刊序》。刻本“则芙蓉之濯秋水”，“水”字抄本作“冰（冰）”。从句意可知抄本误。刻本“黄老之书，非吾儒之教，谢君之志诚佳，毋乃子舆氏所弗许乎？”一句中“毋”抄本作“母”。根据上下文，此句是说谢瑛（字修五）刻黄老之书，虽然志向很好，但是恐怕是曾子、孟子（曾子字子舆，晋人傅玄说孟子的字也为子舆）等儒家之人所不许的。“毋乃”通“无乃”，反诘词。故抄本误。

2. 《办苗纪略自序》。刻本“矧余为翊赞；为驰驱，皆以奉令”与“余幸备翊赞驰驱之末，无忝勲事”二句中“驰驱”一词抄本均作“驰驰”。从句意上看当为“驰驱”。从俞益谟的另一著述《办苗纪略》（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关中俞氏馥庆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中的手抄体《办苗纪略自序》可以清楚地看出是“驰驱”。

3. 《适可吊谱序》。刻本“或值雨雪之纷飞……”句中，“纷飞”抄本作“粉飞”，刻本正确。刻本“然而较盈计缩，究不过捐杖头之余钱，聊以佐酒果之小费而已”句“聊”抄本作“耶”，联系上下文可知这里是表示动作行为是暂时或权宜性的，相当于“姑且”，故刻本正确。

4. 《赏清自叙》。刻本“严寒乍霁、酷暑微凉、风雨既晴、灯花正灿”句“晴”抄本作“睛”。抄本误。“所谓浅技末玩者，一一考辩，较正，付之剗劂”句“剗”抄本作“制”，误。剗劂，也作剗劂，多指古代的刻镂工具。《广雅疏证·释器》：“剗之言阿曲，劂之言屈折也。《说文》：‘剗劂，曲刀也。’劂与劂同。”^{[4]1044}原文之意是作者喜欢各种游戏用的器具，而且都要考据清楚，并自己用刀具刻出来，所以应该是“付之剗劂”。而“制劂”一词却不存在。“兹戏陈于暑，一任纨扇轻摇，清风飒至；陈于冻，不碍长袖裹温，微露纤指”句，“暑”抄本作“署”。从上下互文可以看出，刻本“暑”字正确。

5. 《寿山西倭抚军序》。刻本“商贾相与忤于市，农工相与庆于野”句，“市”抄本作“币”。市，集中进行交易的场所。《说文·巾部》：“市，买卖所之也。”^{[5]110}币，指环绕，《说文·巾部》：“币，周也。”^{[5]127}进而引申为周、圈，环绕一周叫一币。此处“市”与“野”相对，分别指商贾、农工交易的场所，故刻本“市”正确。“勿纵蠹以养奸，勿植稂而害禾”句，“禾”抄本作“未”。禾，古代指粟，即今之谷子。《说文·禾部》：“禾，嘉穀也。”^{[5]144}也指禾苗，特指水稻之苗。未，同“根”。此句中“稂”是指一种危害禾苗生长的狼尾草，即恶草，俗称莠子。根据上下文，此处应为“禾”而非“未”。

6. 《寿山西倭抚军序二》。刻本“举凡沐公德化者，谋所以祝公寿”句，“沐”抄本作“沐”。“沐”有洗涤之义，引申之则有润泽之义。沐，一义指水急，《玉篇·水部》：“沐，水急。”^{[6]357}一义指泉涌貌，《集韵·混韵》：“沐，泉涌貌。”^[7]“沐公德化者”即“受公德润泽、影响的人”，故抄本误。

7. 《寿宁夏叶镇台序》。刻本“统天地万物而各得其所，斯谓之仁”句，“统”抄本作“统”。统，作为动词，有统领、率领之义，也有管理、治理之义。统则指一种较细的绌。《玉篇·糸部》：“统，绌细也。”^{[6]494}此处有统领、统率天地万物之义，故而应为“统”而非“统”。“朝生夕长，可以荣庭砌之苔葩，不可蕃磊，柯之”句，“柯”抄本作“何”。柯，本义指斧头的把柄，引申为砍伐、修理。何，本义指担、挑，后作“荷”；何还常作代

词、助词以及副词。这里的意思是苔藓用来美化庭砌，不能长得太过繁盛，要修理，与下文写松柏长得很高大必须“经千霜、蒙百露”来比喻叶镇台经历了多年的锤炼才“杰出不群”的，故应为“柯”而非“何”。

8. 《寿海御史序》。“是即唐以御史大夫而出膺度支，宋以宰辅而兼领三司之遗意，任綦隆而贵甚钜矣”句，“宋”抄本作“朱”，“贵”抄本作“责”。宋与唐相对，官位“綦隆”当然“贵”，故抄本皆误。

9. 《寿迈太史序》。“但恐雇觅之车，多有包揽，兑收之役，不无捐索”句，“捐”抄本作“揩”。捐、揩二字皆为动词，前者有卡、扣、刁难之义，后者则指摩擦、抹。从文意看是迈太史怕随便雇佣来的车在运输粮饷的时候借兑收的时候卡、扣、刁难，故抄本误。“除间有以情面谒公鑽营捷径者，公悉峻词拒之而廉声大著”句，“鑽”抄本作“鎖”。鑽，同“鑽”（今简化作“钻”），从文意可知“鑽营”即今之“钻营”，故抄本误，刻本正确。

10. 《祭永宁参将邦达王亲家文》。“既归来之志决，宜返旂而延生”句，“旂”抄本作“旆”。旆，《说文》：“旆，旗有众铃以令众也。”^{[5]140}后也泛指各种旗帜。旆，同“旆”，古代指旄末镶以帛制的状如燕尾的垂旒。也可泛指旌旗。据文意看当是指王邦达因“风痰交侵”，想交出兵权，应该交出的是用来命令士兵的旗。故刻本正确。

11. 《祭赵母郭太夫人文》。“龙章叠叠，象服连连，愆于百世，证于生前”句，“証”抄本作“証”。证，验证之义，《广雅疏证·释诂四》：“證，验也。”^{[4]443}証，则有诈以及揭发别人隐私之义。文中之意是说郭太夫人培养的儿子功绩流芳百世，是她教子有方所致。

12. 《祭文母卜太宜人文》。“木天高敞，蚤推公辅之资；霖雨蕴隆，已切苍生之望”句，“木”抄本作“本”。木天，《辞海》有三意：唐代宫中度藏图书的秘书阁，甚高敞，因称为木天；指翰林院；指天棚。^{[3]1616}根据上下文，此处木天当指翰林院。故刻本正确，抄本误。“方拟叠膺，而八座之起居倏为奄弃”句，“八”抄本作“入”。八座，清时指六部尚书^{[3]57}，根据文意，抄本误。

13. 《上谕直解训戎简本序》。“今大学士臣陈廷敬昔任两浙巡抚奉行讲解，犹恐颡蒙未尽通晓，乃辑为直解一书以便愚俗请旨报可”句，“任”“请”抄本分别作“在”“講”。根据文意，抄本误，刻本正确。“臣憫其愚，难忍其冥顽而竟付之不训不诫”句，“付”抄本作“负”。付，有授予、交给义，根据上下文，刻本正确。

14. 《寿黄太翁序》。“自银台之冢君，领泮壁之华藻”句，“领”抄本作“倾”。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是夸黄太翁作为“银台”（这里指通政司）^{[3]2735}的“冢君（大君）”，有“泮壁之华藻”，和上文的“萃天地灵异之资，发山海瑰奇之气”都是赞扬之语。领有引、带之义，可知刻本正确，抄本误。“今九十而进为钱铿之身，历虞夏商周为广成之崆峒，千二百年皆未可限”句，“崆”抄本作“空”。“崆峒”当指道教圣地崆峒山，故抄本误。

15. 《颂何母陶太宜人节义序》。“何君字恪山，楚之荆门人。风姿雋伟，学裕韬铃。庚辰，天下会试，武榜第一”句，“天下”抄本作“天卜”。抄本误。“时其启闭，讲课农桑，不自暇豫”句，“暇”抄本作“暇”。“暇豫”，悠闲隐乐。故抄本误，刻本正确。“宜其恩纶宠锡，天语褒旌，朝绅交颂……且彤管流芳，徽音罔替”句，“颂”“彤”抄本分别作“顾”“影”。从上下文可知，是朝野都对陶太宜人交口称赞，自然是“颂”字正确，抄本误。“彤管”和“徽音”都常用来指女子品德的，“彤管”是专有名词，故“彤”正确，抄本误。

16. 《祭佟母李太夫人文》。“甲申冬肇，冢公大中丞仗节抚滇”句，“丞”抄本作“丞”。丞，官名；丞，或为水名，或为古县名。故抄本误。“敬姜湛母徽音遽谢，使闺阁香奁生其永叹，荐绅先生为之悼惜”句，“阁”抄本作“间”。“闺阁”，女子的卧室，“间”可指里、巷的大门，也可指古代户籍的编制单位。

17. 《祭兴汉高镇台文》。“东明家武威，幼不屑为章句儒，稍长从戎，精娴韬略”句，“戎”抄本作“我”。“从戎”即从军，与前面不屑读书相对。故抄本误，刻本正确。

综上所述，刻本与抄本还是有很多地方有差异，兹 34 处异文，抄本正确有 1 处，刻本正确有 33 处。其他各卷的详细校勘，笔者将在对《青铜自考》进行系统全面校注的时候进行。

注释：

- [1] 田富军. 清代宁夏籍湖广提督俞益谟著述考 [J]. 宁夏社会科学, 2005 (2): 99.
- [2]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 (缩印本) [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2: 55.
- [3]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M]. 第 6 版.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 2009.
- [4] 王念孙. 广雅疏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5]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6] 顾野王. 宋本玉篇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 [7] 丁度. 集韵 (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The records on collation of the volume 11 of Qingtong Zikao by Yu Yimo

Mali and Tian Fujun

Abstract: The book of Qingtong Zikao, written by the Huguang provincial commander Yu Yimo who was born in Guangwu Ying, Ningxia, has two kinds of versions: the handwritten copy and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e age of the handwritten copy again. Moreover, the collation on the chapter and the content of the volume 21 ~ 22 of the handwritten copy is done based on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the 46th year of Kangxi, and 34 variations in the two kinds of versions are researched.

Key words: Yu Yimo; Qingtong Zikao;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the handwritten copy, collation

(责任编辑 孙颖慧)